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宣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日稱等奉詔譯

護持正法戒品第二之三

論曰於是經典不捨諸善知識如護己身於是經典一刹那頃樂菩薩學於是經典集菩薩行於菩薩學應擇彼言是故伺察不墮是罪於無智處亦不愛樂見是經典常樂尊重見是經者不捨諸善知識爲說護持一切正法如海意經云然善男子不可說者謂以文字語言於無生法中而不可說若以文字語言詮總持門乃有其說此即名爲護持正法又善男子有說法師於如是等甚深經海如說修行者若人於此法師親近恭敬尊重承事奚爲護持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種種供施護諸善品及護語言設有誹謗亦爲覆藏此即名爲護持正法乃至善男子於佗無諍可勝無法可說是人與法俱無有執此即名爲護持正法又善男子於諸衆生解脫慧中不生損減不以財利之心爲佗法施此即名爲護持正法又善男子或因聽

法或因說[illegible]法乃至行於一步之一出入息
間亦專住者此即名為護持正法以
要言之又善男子若於色心境界之
中無諸攀緣唯一境性調伏止息此
即名為護持正法又乃至善男子若
謂是法於法可轉是法無所取著此
即名為護持正法
論曰彼說法師雖說親近善知識及
不捨善知識稠若不護持正法是不
守護是不清淨是不增長即非菩薩
決定於如是事護持正法師子吼勝
鬘經云佛言菩薩所有殑伽沙數無量
行願皆應涉入一大願中所謂護持
正法護持正法者是大境界彼經復
說譬如有大力士少觸身分為彼損
害佛言勝鬘少護正法亦復如是令
魔波旬得大憂惱我不見餘一善法
能令惡魔生此憂惱如是唯少護持
正法之者又云譬如須彌山王端正殊
特於諸黑山最為高大佛告勝鬘如
是大乘捨身命財以攝取心護持正
法勝餘住大乘者不捨身命財所獲
一切善法故如海意經偈云護持如来

正法者即爲勝尊所攝受諸天龍
王緊那羅福德智惠皆能攝乃至護
持如来正法者所生刹土不空過一切
生中見勝尊見已即得心清淨護持
如来正法者而得宿命大我法出家
善利數能成所修眞實清淨行又云
護持如来正法者得大總持及善利
正使百刧非聽聞由具辯才悉無礙
護持如来正法者乃至釋梵護世等
人中復得轉輪王悉悟菩提安隱樂
護持如来正法者具三十二殊妙相大
智莊嚴喜樂身隨所見者無猒足護
持如来正法者而不捨離菩提心波羅
蜜行不弃捐普能攝受多種善

護法師品第三

論曰守護方便說有三種謂護身語
得離諸難護持正法行者思惟守護
不令他人之所損害離此難事如虛
空藏經護持正法諸菩薩等同說偈
言最上兩足尊於此滅度後咸生勇
猛心不自惜身命護持佛正法弃捨
於利養及離諸眷屬爲證佛智故不
捨是正法若毀根罵辱乃至加惡言

護持正法故我等皆當忍或戲調輕蔑
誹謗不稱讚護持正法故一切皆當忍又
總略云為末法衆生我當持正法如世惡
比丘有大增上力於諸妙經典不聽亦不
讀唯自師已見執異云相非又於甚深
教皆順解脫果如是正法中心不樂分
別乃至以惡念衆生或不住是法為起
悲愍心得持是經故若見毀戒人貪著
於利養我當憐愍心方便令棄捨若見
惡心者毀謗於正法我以慈忍心正見令
歡喜如方護彼人善成於語業或復不
與言彼當自安住後以四攝事成熟如
是人於罪惡行中教導令開悟或能捨
憒鬧寂住善境界如自在鹿王少欲及
知足乃至偈云若入於聚落調柔心正
直諸有求法者為說深妙法令遠住
空閑樂寂靜法欲由斯善利中而常復
法樂若諸迷謬者數數現其前安住法
樂中應當自觀察我為道導世師不深
世間法而共毀讚中若須彌不動破戒
諸比丘謗來增毀謗應自忍是事慎勿
加於彼又此諸法中我說無所有於斯
正法行不生寬報想假我沙門相實無

沙門得聞此偈隨南承經示毀謗或識
淚可尊及不善業見聞此偈陀南正
法意誹謗未來諸比丘護持正法者為
並行苦難不今聞是法或為王所執
論曰未大乘我願承佛威音品答聞是
法當來惡世時當求末身命護持正
法故作眾生利益妙法蓮華經亦作
是說應入行處及親近處常離國王
及國王子大臣官長兇險戲者及旃
陀羅外道梵志亦不親近增上慢人貪
著小乘三藏學者破戒比丘名字羅漢
及比丘尼好戲笑者諸優婆夷皆勿
親近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為
聞佛道菩薩則以無所畏心不悕求望
而為說法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
近以為親厚及至販肉自活衒賣女色
如是之人皆勿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
戲諸婬女等盡勿親近莫獨屏處為
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
論曰復說是難所謂魔事般若經謂
魔波旬恭不久住菩薩乘者修習此
般若波羅蜜多時起大勢力又云復
次阿難陀若菩薩摩訶薩修習此般

若波羅蜜多時有惡魔來至菩薩所
生嬈亂意現怖畏事化雷電火燒十
方界欲令菩薩驚怯毛竪於一念中
退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次教
人書寫乃至讀誦是人不樂弃捨刹
養從座而去如是狂亂作大戲笑復
次書寫乃至讀誦起諸魔事謂尋求
城邑聚落和尚阿闍梨父母知識營
從親黨如是作意又復思念賊難衣
服財物復次有說法師樂欲如是甚
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乃至讀誦彼
聞法者或生厭怠於法師所如是顛
倒樂往他處聽餘經法又說法師樂欲
大器彼聞法者希望少分或說法師維
樂略說彼聞法者更希荷負如是一
切說為魔事又虛空藏經云乃至樂行
十不善業捨於善法如是一切惡為
魔事海意經云世尊復次菩薩住阿
蘭若樂處閑寂以為止足雖離俗出家
少欲知足然妙樂行一不求多聞亦不化
度衆生於講法處不樂聽聞是中隨
宜所說諸決定義應當親近不生諮
問於少善行亦不希求然住空閑多

樂憒鬧集猶獨行如彈指頃即從座
起不自知覺不修遠害遠道觀門不
行自利利他世尊是名菩薩住阿蘭
若第七魔事以要言之世尊復次菩
薩有惡知識親近承事尊重知識體
相無異乃至斷四攝事斷修福業斷
護持正法唯修狹惠少欲知足教授爲
說聲聞緣覺若時菩薩辨大乘行
於此菩薩營務定可作者鼓樂稱量
唯修狹惠如有處說菩薩於菩提
道勇猛精進暫無懈息或八九劫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不能得
是菩提果世尊是菩薩勇猛精進
於此住著決定無有唯處閑靜得此
果故世尊是名菩薩於善知識體相
第十魔事若人於此菩薩無爲魔
鉤所制緣他法行共樂修習如其隨
轉親近下劣之所修作趣下劣行所
謂惛迷所向無知猶如啞羊乃至是
名第十一魔事
論曰不學如是勇猛精進菩薩於一
切時處修習如不習等彼寶雲經說
謂諸菩薩於諸威儀進止發精進行

若身若心當無懈倦是名菩薩畢竟
精進云何於此精進得住懈倦或非
時分修種種事遂生怯弱當不成熟
信解難行苦行便謂施自身肉何得
非時持此受用施諸衆生由是菩薩
於諸衆生而生憐惜即時捐棄精勤
大果菩提心種子又虛空藏經云非
時回求是爲魔事謂非時於身忍遲
如是捨心如先不修習亦勿施住是
念者以癡自害違犯執菩提心等是
故捨自身肉等事應善守護如善現
藥樹受用根種於非時施應善護
此正覺藥樹亦復如是
論曰若魔事平等是離如寶雲經說
佛告善男子云何離諸魔事得不壞
善謂此菩薩一切時觀魔先遠離諸惡
知識亦不對類語彼方所論世俗語親
近利養供養恭敬如是多種一切時
觀悉皆遠離又若微細煩惱能障菩提
道者一切時觀亦皆遠離善知如是
所對治故彼經復說惡知識相謂毀
正戒者此惡知識應當遠離如是毀
正見正行正命之者悉皆遠離樂憒

闇者多懈怠者著生死者皆菩提門
者樂居家眷屬者應當遠離如是諸
惡知識善男子雖樂遠離此惡知識
然不於彼發起惡心及損害意應如
是住心又世尊言處衆生界破遺合
集是故我應遠離此故
論曰夫菩提心是難故寶積經云復次
迦葉菩薩成就四法失菩提心何等
為四一者謂於阿闍梨及餘師長而不
尊重返生欺誑二者無疑悔處令他
疑悔三者住大乘者而不稱讚毀訾罵
辱四者與人從事心行諂誑而無正
直復次迦葉菩薩成就四法諸所生
處得不捨離菩提之心乃至坐菩提
場相續現前何等為四一者設遇喪命
因緣不以妄語親近戲笑二者與人
從事心行正直離諸諂誑三者於諸
菩薩起識論想隨所四方稱讚其名
四者化度衆生志不求餘一切具足
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迦
葉是名四種師子王所問經偈云若
人行法施亦不為淩滅是人速疾得
諸佛集會中如星貿太子生生念

法施又生生世世乃至夢寐中不捨
菩提心況復今覺時彼經又云若人
是行處或聚落城邑亦不捨是心教
化令他悟文殊莊嚴佛剎功德經云
菩薩成就四法不失本願乃至得離
憍慢慳貪嫉妬或見他人安隱富樂
代之悅豫
論曰如是於菩提心開發無妄失故
如寶積經說一切威儀進止皆菩提心
事業是心由過去菩提心故又月燈三
昧經偈云若人多疑惑應受我教敕
由得此深心彼疑當出離
論曰不澄厚是難遠離此者見寶雲
經說菩薩發如是心以我精進怯弱
下劣及懈怠故修習菩提自謂難
得如是於無量多百千劫之所積集
如救頭燃方證菩提我今棄捨如是
重擔云何菩薩發如是謂言所有三
世如來正等正覺精進修行方現等
覺乃至如是非不長時現成正覺
我今亦應於多劫中護持攀緣為
諸眾生積集精進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論曰復說是難寶積經云於未成熟
衆生而同善巧是菩薩錯謬於非法
器衆生示以諸佛深廣妙法是菩薩
錯謬於廣大信解衆生示下劣乘
是菩薩錯謬
論曰不信解是難如護國經云謂於
佛法僧寶不生信解亦不信解學
杜多行亦不信解罪福等事往是
過失門者由此死已設生人中受癡
冥報後受地獄餓鬼畜生之苦
論曰為離此者見寶積經說若人於
甚深法無所入解不生誹謗如來如
是證知又云然我不能知解但於無
量諸佛菩提種種信解故如來為
此衆生說正法行
論曰應知捨善營事行是難故菩薩
別解脫經云於行法比丘所為供養佛
聽聞妙法親近營事
論曰彼營事行如寶積經說佛言營
事比丘於諸比丘衆應護持是心若阿
蘭若比丘樂空寂處坐彼營事比丘於
一切時處不應役使時阿蘭若比丘設
入衆學處而得役使是營事比丘應

代彼作或別請比丘代彼阿蘭若比丘
作故若有行乞食比丘彼營事比丘
應與美膳而供給之復次迦葉若有
比丘得離扼者彼營事比丘隨其所
須一切給與所謂飲食衣服卧具醫藥
若離扼比丘所住之處不應高聲彼營
事比丘於離扼比丘所近往坐卧為作
防護隨其所樂上妙飲膳而供給之
又云若有多聞比丘應當勇悍乃至寺
護若有說法比丘應當為法乃至就座
聽法往法會處或論議場清淨之處
乃至應當三唱善哉以要言之不應
於所有物起自在想設少有辦事衆
許方作勿自許用乃至現前僧物四
方僧物不相提聚及佛塔物更互積
聚應善遮防如是顛倒若四方僧物
與現前僧物互有疑濫彼營事比丘
應白衆言此現前僧及四方僧利養
事應同意施作如是佛塔朽壞應求
施者而為興作是佛教敕復次迦葉
若佛塔物多彼營事比丘不應分與
現前僧及四方僧所以者何以佛塔物
下至十分之一皆是淨信何得多取諸

天世人生佛塔想況復珠寶皆即實
故若取佛塔衣於如來制底寧使風
雨曝爛散滅不應以實貿易此衣如
來塔衣無有人能善作價者又佛無
所須故佛言迦葉若營事比丘以惡
心故於持戒者為手供給自在役使
以不善業墮大地獄設得為人作世
奴僕希求財利為他役使毀罵打撲
以要言之或於比丘更作新制恐畏
謫罰非時役使是營事比丘以不善
根墮大地獄名曰多釘乃至千釘釘
身熾然猛焰成大火聚又總略云其
舌廣長百由旬量於舌根上每百千
釘熾然猛火難堪難忍佛言迦葉又
營事比丘若來若去得僧利養慳惜
拘藏或應時不時與或困苦與乃至
不與是營事比丘以不善根故死墮
餓鬼名食糞丸有大力鬼持以示之
初不得近然於糞丸仰目諦視受飢
渴苦經百千歲於其飲食了不可得設
有少得由險惡行悉成糞穢又僧護
緣起亦說是難佛告僧護比丘言如
汝所見寶非是壁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以非理洟唾污僧坊壁由
斯業報受肉壁苦緣火燒然至今不
息又汝所見實非是柱是地獄人前
非理以洟唾污僧坊柱受肉柱苦至今
不息又汝所見實非樹葉華果是地
獄人如前非理於僧坊樹葉華果獨
先受用或與白衣受肉樹等苦至今
不息又汝所見實非緊索是地獄人
如前非理於僧坊索獨先受用或與
白衣受肉索苦至今不息又汝所見實
非是杓是地獄人迦葉佛時而為沙彌
以慳嫉心執杓摩拭客比丘來時彼沙
彌見已背立客比丘言此衆有漿飲否
彼慳悋心答如是言汝何不見執杓摩
拭未欲飲水尚未可得時客比丘到已
嘿然空無所得慚赧而去由斯業報受
肉杓苦如前不息又汝所見實非杵
臼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比丘衆物主事
緣處有一沙彌持印記者即阿羅漢有
比丘來語沙彌言當須杵臼彼言尚座
且住須臾我有少務後當與搗彼發
憤恚語沙彌言我若得是杵臼擲汝
臼中如是搗搗何況杵臼是時沙彌知

彼發毒惡言罵辱我若報言轉增憤
恚嘿然而往乃於後時瞋罵少息語
彼說悔大德上座如是煩惱彼言汝知
此迦葉佛法律中出家沙弥我爲上
座比丘沙弥說言若如是者我等出
家云何斷除一切煩惱解脫一切結使
出是惡言應善對說悔罪之法是名
隨所至向使業消薄時上座比丘不
爲對說瞋猶不悔以斯業報作肉搗
臼受苦不息又汝所見齋非是鐺有
比丘來鐺不用吾沙弥吝言且坐須
臾承事病比丘故爲彼煎藥是比丘
不樂此說以惡心故壞鐺而去受肉
鐺苦至今不息又汝所見中關若斷
唯少連持者是地獄人由昔主持比丘
利養以慳惜故回換眾物冬時雨時
交互而與由斯業報受苦不息

空品第四

論曰復次經說大義如虛空藏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灌頂刹帝利王
有五根本罪若犯此者焚滅一切宿
種善根趣向惡道墮侘勝處遠離
一切天人等樂何等爲五善男子謂

灌頂刹帝利王故取佛塔物四方僧物
自作教他是名第一根本罪若謗聲
聞乘法緣覺乘法謗大乘法隱蔽留
難是名第二根本罪若依我法而
出家者剃除鬚髮被袈裟服若學
無學持戒毀戒脫其袈裟逼令還俗
或加捶打獄囚繫閉或斷命根是名第
三根本罪殺害父母殺阿羅漢破和合
僧以惡心故出佛身血隨作一事是五
無間業是名第四根本罪若謗無因果
不畏後世自行十不善業道或轉教
多人身自堅住教他堅住十不善業
道是名第五根本罪乃至總略若樂
破壞國邑聚落舍宅人民是名根本
等罪以要言之復次善男子善女人
初行住大乘者有八根本罪此初行
住大乘者於根本罪而有錯謬誑滅
一切宿種善根趣向惡道墮險難處遠
離天人大乘等樂久處輪回離善知識
何等為八此諸衆生因昔惡行而生
險難五濁惡世以少善根近善知識
得聞甚深大乘經典其人淺智聞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初行菩

薩聞說甚深法空經典如其所聞受
持讀誦為前淺智如實開示巧妙
文義廣大境界彼愚夫生聞如
是說心生怖畏以怖畏故即便退失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聲聞
乘心是名初行菩薩第一根本罪善
男子以此罪故破滅一切宿種善根起
向惡道隨彼魔便離天人大乘等
樂戰菩提心是故菩薩於彼有情補
特伽羅深心志願應先知已然後所行
隨其漸次而為說法譬如漸入大海以
要言之復次初行菩薩發如是言我
不能修習六波羅蜜多行亦復不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應速發聲
聞辟支佛心汝可速得出離生死如
至如前所說是名初行菩薩第二
根本罪

大乘集菩薩學論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